



咖啡店裏

程碧冰

柯

君是上海文人之類的一個人，文人而冠上「上海」兩字，這當然是居住在上海地方無疑啦，而同時，所謂文人者，並不是指柯君是如何的有文學的天才，或者是怎樣的對於文學感到興趣；只是，如別的文學家一般，祇要你能夠動筆做，而且要多動筆做，這就不問你的作品是怎樣的不通，但終能夠成爲一個文人的，——尤其是上海文人。柯君便是類乎此的一個人。

可是，上海文人並不僅僅只是這一個簡單的條件便算及格了的，這猶之乎上海之不相同于鄉間的理由是一樣。例如：看電影啦、交際舞啦、聽音樂啦、飲咖啡啦、這些都

是上海文人所認爲上海所特有的都市文化而要大享受而特享受的，是一切非上海文人所不能懂得內中玄妙的。可是依這樣說來柯君還是一個冒牌的上海文人，柯君很是自慚，因爲柯君對於這種都市文化便根本的沒有享受過，柯君以文人的名義而冠上「上海」兩字實在有些褻瀆。

有一天，機會來找著柯君了，當柯君正也是負著徒有虛名的上海文人的名義而在這上海地方寫著他的不通的作品的時候，忽然房門外發現一陣扣門的聲音，這使柯君不得不擱下筆來，門開後的來客震君和他的妹妹正也是上海文人之類的一流。於是柯君便以上海文人的資格和這兩位

同志開始閒談起來了。

『好耐心，你整天裏都是躲在家裏做文章，像電影場咖啡店那樣的地方近來都沒有去嗎？』

寒暄不上幾句話，那位震君便這樣的說：這倒使柯君不禁汗顏起來了，柯君想，電影場？咖啡店？這些東西地址在什麼地方？怎樣的走進去法？自己都是完全盲然的不知道，更根本的談不上去過？休說近來！這教自己如何回答震君是好呢？

『密司脫柯整天的在家裏寫文章，也是怪悶人的，而且一個人也是很寂寞不過，我們還是跑到外面去吃幾杯咖啡吧！』

看著柯君沒有回答，震君的妹妹又雜著這般的說，這更使柯君侷促地不安了。柯君想，不得了，不得了，自己的冒牌的上海文人的假面具將被這位女士所揭破了，這如何是辦法呢？果使真的要上咖啡店去，自己的黔驢之技便要獻醜起來了，這怎樣教自己還維持得了上海文人的黨籍呢？

『真的，柯先生穿起外衣來，我們到咖啡店裏去坐坐談談。』震君也在附和著他的妹妹的提議。

柯君的兩頰是更加的紅潤了，柯君原是一個不善於辭令

的人，所以只得吞吞吐吐的說：

『我們在家裏談談不好嗎？咖啡店裏何必去呢？』

『你此地怪悶人的，去吃杯咖啡，精神也要興奮一點。』

震君的妹妹又在說明要上咖啡店去的理由來。

『悶人嗎？我將窗子推開，使空氣流通進來；興奮嗎？高粱我有半瓶，我們三個人來喝幾杯兒吧！』柯君倒也乖巧，他說出這幾句話來將震君的妹妹所說要進咖啡店的理由推翻。

可是震君却不能任柯君以口舌戰勝他的妹妹而不加以援手，於是，他又在張動著嘴唇說了。

『窗子推開來總沒有咖啡店裏電風扇那樣的涼快，而且那裏有音樂聽、有女招待，比較你此地却是舒服得多了。至于酒，那簡直是毒液，這怎麼可以飲呢？』

——有音樂聽？有女招待？這倒使柯君的心旌不免有點動搖了；柯君想：唉！原來如此，震君所以要到咖啡店裏去原是爲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柯君倒也想去見見世面。但是，前面已經說過，柯君是從來未曾走進咖啡店去過的人，柯君現在當然不願在震君的兄妹前來出醜；而且，柯君現在身邊還一錢莫名，柯君當然不能學時髦像別的上海文人那樣秉著空架子走進咖啡店去！所以結末柯君仍然是

說：

「咖啡店裏可以不必去吧！」

「只要你講出可以不必走進咖啡店去的理由來，那末我們到咖啡店裏去的意思是可以取消的。」震君的妹妹聽了柯君的話便緊湊著這般的說。

……這倒將柯君難倒了，柯君想想自己的所以不願走進咖啡店去，原是爲了不願在震君的兄妹面前來出醜，原是爲了自己沒有吃咖啡的錢；但這樣可以對人家說呢？這樣的理由只有祕密著不能給人家知道的，這怎麼可以告訴他們兄妹倆呢？

「講不出理由來，那末咖啡店裏是非去不行了的。」

看著柯君默然的不做聲，震君又露出狡黠的微笑這麼說了。

「密司特柯趕快穿衣服吧！時候不早了，咖啡店裏還有人在約候我們的哩！」震君的妹妹更不取得柯君的同意便用命令的口吻來強迫柯君了。

但是柯君他雖則不是一個真正的上海文人，他倒也染上了上海文人那樣虛偽的習氣，因此他又採取緩兵之計這樣說：

「改天再去好吧！今天我也和別的朋友有約會的。」

「什麼朋友呢？」

「不是文學家那流人，你們是不認識的。」

「那末也沒有關係，」震君的妹妹又搶著說：「你留個條子在這裏，他來時叫他到咖啡店裏去找你好了。」

被震君的妹妹攻破了緩兵之計的柯君真是無藏身之地了。柯君想：果使遲幾天那總有辦法吧！自己可以獨自一個人到咖啡店裏去學會了吃咖啡的門徑，而且也可以典質衣服存幾個錢在身上。到那時是可以大踏步地和震君兄妹到咖啡店裏去，然而，今天，這如何是好呢？

「我今天特地裏來請你，你不去太對不住人了。」震君又這麼的說。

「真的。我們今天向書店裏拿到手三十元稿費，所以預備來請客一下，明天，那我們就要將金錢閉在荷包裏去了。」震君的妹妹又這樣說明。

「那末你們少用幾個錢不好嗎？」柯君找到了不進咖啡店去的理由來了。

可是這理由立刻被震君推翻，這使柯君還是不能取得勝利。震君說：

「用慣了的，有錢不用那是辦不到的事。」

這話柯君也承認是對的，柯君也誠如震君所說：「用慣

了的，有錢不用那是辦不到的事底一個人。」柯君想想：也好，既然人家願意請客讓自己吃揩油咖啡，那末姑且去嘗試一次吧！但是，柯君又想：柯君覺得初次吃咖啡在這震君兄妹而前來出醜，那却是丟臉的事，而且自己還是一個冒牌的上海文人，自己決不能學時髦，像別的上海文人那樣只任意揩別人之油；所以——柯君仍然是固執著自己的成見說：

「改天再去，今天對於你的厚意只有謝謝了。」

「同你講過，你今天是非去不行的，還要推託做什麼？」

「並不是我故意推託，實在我今天和朋友有約會的。」

「還要說有朋友，難道不可以留條子給他們的嗎？」震君的妹妹真不愧為一個懂得戰略的女性，她的說話好像機關槍迫擊砲的一般，她的言辭射擊得使柯君毫無立足之餘地了。

「去吧！柯君！」震君也在附和著他的妹妹拍著柯君的臂膀這樣的說道：「今天你到咖啡店裏去並不是白坐的。我那位朋友他有一位親戚在新開書店，你有稿子他是能夠替你介紹的。」

這話又是給柯君的一種誘惑了，柯君想：「稿子？」「介紹？」這那裏能遇到的機會呢？是的，做稿子却還容易

，可是賣稿子那却困難了，賣給誰呢？誰要呢？書局裏嗎？月刊雜誌社嗎？那些地方所謂賣稿子也者是要看作者的名字做水準的，內容底質的方面和技巧他們是不在計較之列，只要你作者的名字能夠哄動青年，影響到營業方面，那就不問你的作品是怎樣的不通但都能夠換得生活資料的，否則任你創作的描寫是怎樣的細膩，敘述是怎樣的動人，但結果仍然稿子是被退還，自己絞盡腦血辛辛苦苦做成的文章所收穫的代價只是侮辱，柯君真是痛心之極。現在震君兄妹能夠請自己去吃咖啡，她們的朋友而且能夠替自己的稿子找出路，這那有拒絕的道理呢？這那有不服從的道理呢？然而，柯君並不是一個狃于小利的人，柯君又想，柯君總覺得自己去揩別人的油吃咖啡却是不應當的，別人絞盡腦血做成文章所換得的金錢給自己去吃咖啡那簡直是一種罪惡；而且：自己因為不懂得吃咖啡的門徑而遺笑於人那更是羞恥，那樣一來上海文人的黨籍都是不能維持，休說要別人替自己的稿子找出路，所以柯君還是細聲的對著震君兄妹說：

「你的朋友可以和他來此地坐坐好了，咖啡店裏可以不必去。」

「我同你說你不要這樣的不開通，你要想在這上海立足

，那末咖啡店裏是非去不行的。」

「密司脫柯不必替我們省錢，實在一杯咖啡兩三角錢就夠了的。」震君的妹妹更揭破柯君的隱衷。

這樣一來柯君倒不好意思再推辭了，於是柯君只得盲目的、被動的，穿上了一件上海文人所不屑穿的竹布長衫，鎖好了房門，跟著震君兄妹兩人走向咖啡店裏去了。

在路上，柯君的心情很是張皇，柯君想：到咖啡店去自己應當格外小心才是呀！喝咖啡先應注意別人怎樣的喝法，然後自己再來學法，決不能孟浪從事露出自己的醜態來呀！

待坐在咖啡店裏了，柯君是小心翼翼的連手足都起了痙攣，等到侍女走近前來了，柯君更是低下頭去連兩耳都發燒起來。柯君很是後悔，他心裏自責似的在說：「錯了，錯了，自己是不該跟震君兄妹到咖啡店裏來的，到咖啡店裏來真是活受罪呀！唉！自己也許有什麼錯誤的舉動表現出來了吧！震君兄妹兩人背地裏定在暗笑哩！」

柯君這樣想著，正是入於盲然的狀態中了，忽然又聽到了一種尖銳的聲音在喊著說：

「吃咖啡呀！密司脫柯，你在想什麼呀！」

柯君知道這是震君的妹妹底聲音，於是急忙的恢復了知

覺，這時那侍女托著一盤咖啡牛奶之類走來，柯君于是提起精神來，在注意別人關於吃咖啡時所應有的動作。

柯君知道——這是柯君目光從震君兄妹吃咖啡的時候看來的；第一、咖啡裏要放牛奶；第二、咖啡裏要放白糖。然後，再用匙將咖啡牛奶白糖調勻，就這樣的低下頭去飲，小口的飲，用舌尖去舐……

柯君學會喝咖啡了，一杯咖啡飲完以後，柯君想想震君兄妹該付賬走了吧！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震君的兄妹仍然是昂然的高據在咖啡座的一端，這使柯君有些訝異，于是柯君又記起了，「不錯，她們是在約候朋友的。」但是，柯君又想朋友為什麼還不來呢？所以柯君只有爽直的詢問她們了。

「莫急！我約他下午五點鐘來的，現在只有四點半。」震君這麼的回答。

「請坐一會，我去打電話催促一次。」震君的妹妹說後便離開咖啡座了。

柯君聽了這話倒也信以為真的，柯君於是抬起頭來將掛鐘望了一會，真的現在只有四點二十五分呢？

於是震君便打開話匣子和柯君閒談一切了，震君說：

「等一會兒，這裏音樂要開起來了。」

「咖啡店裏真的也有音樂的嗎？」

「怎麼沒有？只是，是外國音樂，並不像中國音樂那樣學狗叫。」

這話又是使柯君慚愧到無地可以容身了，柯君想想自己真是落伍極了，音樂？這是什麼東西呢？牠和自己曾經發生過甚麼一種關係呢？難道牠也有中國外國那樣國界的區別的嗎？唉！自己的見聞真是淺薄，自己以一個鄉村裏的愚民的資格跑到這上海來而要掛上「上海文人」那種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真是覺得有點氣煞人，自己和這位震君的思想相差真是有幾千萬里，但是，當他這樣著想的時候，忽然震君的妹妹又回到咖啡店裏來了，她關照柯君說：

「就要來了，我那位朋友。」

「是他自己親自聽電話的嗎？」震君在詢問他的妹妹。

妹妹點點頭。

柯君於是又恢復了他的知覺了，他將自己的衣服打量了一會，覺得自己穿的一件竹布長衫和上海文人的身分有點不合似的，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果使箱子裏有比較這竹布長衫還再漂亮的衣服，柯君那有不穿在身上來出風頭的道理呢？所以柯君只有將自己的竹布長衫的褶縐整平了一會，坐著在等待震君的朋友底降臨了。

十分鐘，二十分鐘，震君那位朋友還沒有降臨，震君的兄妹也好像有點焦急似的，柯君想：「不來算了，付清了賬走路吧！何必等那位朋友呢？」

但是，這去留之權完全是操縱在震君的兄妹手裏，柯君是被人家請客吃咖啡的，當然不能參加自己的意見，所以柯君只有陪著震君的兄妹共同坐在咖啡店裏在期待著那位不認識著震君朋友的降臨。

又是五分鐘十分鐘的過去，這時那位朋友還沒有來，柯君委實等待不住了，柯君想：今天白花費了許多時間，到這咖啡店裏來已有一點多鐘了，果使在家中開始創作的話，文字已經寫了二三千了呢？真不合算，於是他又在詢問震君了。

「還沒有來嗎？」

「快了，快了，」震君勉強的這麼回答，一壁又迴顧著他的妹妹說：「你再打電話去催促一次。」

妹妹聽了震君的話又離開咖啡座了，柯君於是很無聊不過的坐在咖啡座上，上海文人之不易做，他是深深地感覺到了。

這時這家咖啡店裏果真的將音樂鬧起來了，音樂？這是打破了各人內心的寂寞的一種武器，但是柯君他的內心寂

翼已築成了一道堅固的防線，音樂的魔力是無法攻入，柯君只覺得音樂有點亂耳，『啦……啦……啦……』這有什麼意思呢？這種音樂也像中國音樂一樣的是像狗叫，柯君是這樣的想著。

震君看著柯君默然的低下頭不作聲，他也感覺到柯君是在想什麼了，他于是又向著柯君說：

『你在想什麼呀！有什麼事件不妨宣佈出來吧！』

『沒有，沒有，我並沒有想什麼？』

『那末你為什麼低下頭去不說話呢？』

『我不大歡喜講話。』

震君聽了柯君這話正要想反駁，但是，他的妹妹又走來了，她對著她的哥哥做了一種手勢，似乎是說：『已經在想办法了，不必著慌的意思。』

柯君也不知道他們兄妹倆在玩什麼把戲，所以只有當作不知道的一般。

『我和你說：你悲觀是不可以的。』震君又這樣的對著柯君說：『你不會跳舞吧！你學會了跳舞就不悲觀了，你就感覺得做人有興趣了。』

這話真是使柯君感到滑稽了，跳舞？學跳舞？這不是要有時間才能夠去學嗎？這不是要拿出學費來的嗎？柯君真

是要氣破了肚皮了，自己每天看書，做文章，已是忙得不得了；自己現在飯都沒有吃，又那裏有時間可以去學跳舞呢？又那裏有學跳舞的錢呢？柯君又發見一個理由自己做上海文人無論如何都是不及格的了。

『真的，我們今天晚上和密司脫柯一同進跳舞場去吧！』震君的妹妹忽然又發生了這一個奇想。

『我不去，我不去，無論如何我都不去。』柯君急忙的在推辭著。

『你不去也不要緊，我們並不一定要去啦。』震君說：

『只是柯先生咖啡店裏你是應當多來坐坐。』

『到這咖啡店裏來又有什麼意思呢？』

震君的妹妹聽了這話冷笑了一聲，但震君却一股正經的說：

『吃咖啡能夠將精神提出來，做文章做不出來的時候是非吃一杯咖啡不可的，牠能助長文思。』

這話真是適用也沒有了，柯君原是一個上海文人，柯君誠然有許多時候都是文思枯竭，做不出來東西，這那有不吃咖啡的必要呢？然而，柯君又覺得自己終究是一個冒牌的上海文人，自己吃一杯咖啡要二三角錢，這儘可以充作一天的食糧了，這於自己的經濟力量是擔負不起，所以震君

的話雖然適用，可是柯君終覺得無論如何自己都不能多到咖啡店裏來呀！

「我有的時候獨自一個人跑到咖啡店裏來，一壁在吃咖啡，一壁在做文章，這真有點情趣呢？」震君忽然又在垂涎柯君。

「咖啡店裏也能夠做文章的嗎？」

「怎麼不能，你看，這地方空氣多清爽，光線多充足，在這咖啡店裏來做文章反沒有人來打擾呢？」

「……………」聽了震君的話，柯君真是沒有話說了，冤枉自己戴上上海文人的名義，自己初次到這咖啡店裏來就覺得有些不舒服似的，這比較震君的儘情地享受都市文化是有怎樣的一種分別呢？柯君於是又默然下去了。

震君也好像說完了話的一般，不再有什麼別的話說出來了。

只有震君的妹妹她有幾分慌張似的，不知她兩次打電話給那位朋友所得結果是什麼？

沉默通過了五分鐘。這時咖啡店的門口走出去了一男一女，走進來一位著羽紗長衫的青年人，柯君想：這該是震君所說的那位朋友了吧！但，震君的妹妹回答說：那位朋友是著西裝的，而且比較這著羽紗衫的人要闊得多。

「你那位朋友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他距離這裏很遠，來也沒有這麼快。」

「不必著慌，中國人關於約會這種雜事都是要遲到的。」

震君的妹妹說。

于是柯君又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震君也好像感覺到柯君有點不耐煩似的，所以只得故意的搜集出許多別的話和柯君談，柯君也只好和他敷衍著，他心裏在想，也許震君現在身邊是和自己一樣一錢莫名吧，要不然，打了一次兩次電話給人家不來還要等待什麼呢？也許那位朋友在當衣服給震君想辦法了吧！但是，他又覺得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人家不是對自己明白的說過了嗎？「今天向書局裏拿到手三十塊錢，所以才特地跑來請客給自己吃咖啡，而且還那樣熱誠的要求自己到咖啡店裏來，這那有身邊不放一個錢的呢？沒有金錢他有這種膽量走進咖啡店裏來嗎？」

但是，……柯君在反面是不敢想下去了，柯君心裏在說：「果使震君身邊真的是一錢莫名，那末，該對自己說好叫自己去想辦法啦。」然而，這話怎麼可以說出口來呢？說出口來不是輕視了人家嗎？人家不是對自己說過：今天向書局裏拿到手三十塊錢嗎？……………

到了六點鐘了，震君兄妹所說的那位朋友還沒有來，柯

君子是又詢問他們，震君自己也有點著慌了，他這一次是親自去打電話，只有震君的妹妹低下頭來不好意思再多誇口一般，兩頰是紅紅的。

好容易到了六點半鐘了，才見著一位穿著雙腳西裝的青年嫻嫻的走進咖啡店來，震君兄妹倆一見了他，登時又興奮起來了；她們招待他坐下，又重新吃咖啡，並且給柯君介紹說：『這是密司脫許，這是密司脫柯。』柯君於是和被稱為密司脫許其人者互相的點點頭，客套了一陣，那位密司脫許才開口說：

『密司脫柯有著作吧！可否交舍親新近預備開辦的那家書店裏出版？』

『沒有，沒有，無聊得很，現在一點創作慾都沒有，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柯君虛偽的說：這當然是說謊了，其實柯君的抽屜裏的稿本足能够供應二十打以上的書店的需要，柯君每天都在對著這些稿子嘆氣、發愁；然而，現在既然人家找上門來，那末自己又不得不搭搭架子了，橫豎書賈和上海文人的人格是半斤等於八兩，柯君當然不能例外。

又寒暄不上幾句話，柯君今天到咖啡店裏來的目的算是達到了，所以他便起身先告辭了。

『再坐一下，莫急，密司脫柯的地址可否給我，知道，改天再來拜訪。』那位密司脫許又這樣的挽留著他。

『那末這樣好了，咖啡店裏可以不必多坐了，密司脫許和震君兄妹三人再到我的家裏去坐一會兒。』

『好的，好的，』密司脫許說。他說後馬上伸手將皮篋打開來，取出兩張一元的鈔票一樣大小的印上花花綠綠的字底紙頭交給震君說：

『喲：稿費你拿去。』

震君接到手這兩張一元的鈔票，很迅速地恐被柯君發覺了他的秘密一般的藏在衣袋裏，一壁又很驕傲的對著柯君說：

『你看看光榮吧！我拿到手稿費了。』

柯君這才證實震君兄妹倆所謂拿到手三十塊錢稿費也者完全是謊言了，就算兩張都是十元的票子吧！不過僅有二十元而已；就算兩張都是五元的吧！不過僅有十元而已，又何況柯君眼快已經看著了兩張都是一元的呢。所以——柯君只是不願意揭破別人的偽計，顧著震君的面子一般點點頭而已。

又說不上幾句話，震君便付清了咖啡店裏的賬，和密司脫許，妹妹，柯君四人走出咖啡店了。

在路上，震君的妹妹忽然不打自供的對著柯君說：

『密司脫柯！今天若不是密司脫許拿錢來，那末我們三人是走不出咖啡店哩！』

『真的。』震君自己也接著她的妹妹的話供招下去，今天在咖啡店裏那一段生活非常緊張的。假使密司脫許不來，那末，我們不客氣是要將柯先生的竹布長衫脫下來進當舖的。』

眞美善

法國浪漫運動百年紀念號

插圖十一幅

歐那尼出幕的自述

歐那尼的研究

諾潔的鐵廠裏的客廳記

雷利亞敘文

戀書的發端

我的元書

創子手

猶梵利

一隻白貓的歷史

白里絲蓋的狗

母親講的故事

道路月刊

第三十一卷
第一一號

都市建設不僅在築路

英國市政之中央監督

市政雜誌

實用工程契約說明書

改革全國測量利弊書

公路之保養譚

馬路兩旁餘地之處分問題

西北邊省市政之商榷

運貨汽車之關係與效用

本期向有市政調查路政消息會務雜俎等

欄材料豐富文字精彩因子目繁多未及備

錄每月一冊實價二角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四角

柯君聽了這話是不禁慄然起來了，他低下頭將自己的竹布長衫打量了一會，他發見了這件竹布長衫已經染了許多洗不淨的油蹟，無論如何是當不起錢的，他更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了。他想：上海文人到底是難做的，自己這個怯懦的人要想做上海文人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及格的。柯君於是覺得自己的渺小了。

